

## << 我们的两任团长 >>

-----我在博华拉二胡之二

如果有谁周日下午到 " 高通 " 公司观看博华的排练，去早了就会看到有一对夫妇，一趟又一趟地从停放在路边的旅行车里，往百米远的楼房里搬运锣、鼓、架子等演出器材。排练结束，又如此这般的再装好拉回。不知内情的人会误以为他们是送货的装卸工。其实，男的是我们团的最高领导人丁品，女的是第一夫人，曾是前任团长的涂驰女士。

已有八年历史的博华乐团，从发展到今天的道路上，每一步都留下他们夫妇辛勤的了汗珠。

涂驰生长在书香门第，他们的家庭音乐会上，爸爸，姐姐和哥哥拉二胡，她拉手风琴。上大学后奋斗几十年，或得美国化学博士，但再也没有拉琴了。是她首先承担民乐团的组建工作，把开始自愿聚集的民乐小团体安排在他们的家，每周排练，大家公推她为首任团长。受家庭熏陶，她会拉二胡，可是为了团队的补缺补漏，她打起打鼓。在她的任期内，乐团曾以“乡情乐团”出现在圣地亚哥的社区舞台上。2009年，涂驰回国担任一家药物研发公司的技术领导。她请大家推荐接任团长。丁品获得全票。团长责任落到他的肩上。

与涂驰不同，丁品的孩童时代与二胡有缘无份。他在个人网页上这样写到：

邻居有一位比我年长 4 岁的男孩，爹妈管叫他“傻子”。傻子并不傻，从小拉二胡，悠扬琴声召唤许多同龄般的小孩围在他身边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。“良宵”、“二泉映月”、“赛马”都是他的拿手好戏。我挺羡慕他的二胡技艺，可家贫如洗，两块钱的初学者二胡也沾不上边。从新唤起二胡梦是在我的大学新生全校迎新文艺演出会上。这位后来成为我终生好友的同窗，“山东老乡”上台演奏二胡。可是，梦总是梦。一晃几十年为学业，事业，生活，下辈，时间不留人。来到圣地亚哥后，几次有缘听到 UCLA 李教授的二胡演奏，或催人泪下，或激情高扬。二胡又把我唤醒。听到要组织乐队，我不加犹豫，学起二胡来，此时少说也四十有八，谈何容易。可是我心理上很满足，总算二胡与我有缘又有份了。

干革命需要有根据地，唱戏需要有舞台，排练当然也需要场地。起步伊始，他俩先把地方定在自己的家里。在美国，奋斗多年的华人，最重要的财产就是房子，因此也特别爱惜。炒菜到后院，进门须脱鞋，是不成文的规矩。更有人爱家如眼，容不得有半点灰尘。有客人来访，只许规规矩矩，不能乱碰乱动，耽心人多把家弄脏、弄坏，使房子变旧、贬值。而丁团长夫妇反其道而行之，首先赋予了 " 家 " 一个制造欢乐的功能，为爱好音乐的团友创建了一个展示才艺的平台，提供了一块儿有意义的娱乐活动场地。他俩添置了多把二胡，椅子、谱架，打击乐，免费让大家使用。团友来了准备茶水、小吃、水果。团友走后，把收拾、打扫家当作健身运动，就象是刚接待了总统似的忙的心甘情愿。为了多容纳人，甚至不惜把厨房与起居室之间的墙拆掉，扩大活动的空间。

数年过去，随着人员的增多，家里的活动空间远远不够，他们就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解决，几经周折，在张小南，刘斌等人协调帮助下，把排练场地固定在了美国高通公司总部的小礼堂或大餐厅内。

在解决场地困难的同时，丁团长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吸引和网络人才。在汉语词典中“丁”又是人的意思，丁品也就是人品。人品好，他人才愿意与之交往，才能团结一帮人共事。丁团长一副憨厚的模样，长相有点象电视剧「水浒」中的宋江。行状也有许多相似之处。在乐团，论学历他是硕士，与博士们比还差一截。论才艺，他独奏二胡与其他人单挑也不拔尖。可是，就象宋江没有文凭，没有家产，没有专长，文不如吴用有智谋，武不如武松有功夫，好汉们却都拥戴他一样，老丁也颇有人缘，大家也愿意听他的。虽然他不会总是主动下“及时雨”，可如果有事找他，他却是观音庙里的横批——有求必应。

事实上，博华乐团八年奋战能有长足的发展，是丁团长一直谋求队伍壮大，渴求人才汇聚的结果。早期的博华乐团，团员大都是自娱自乐型的业余爱好者，齐奏合奏还行，要提升规格，成为管弦乐团，就显得声部不全，而不能成为管弦乐团。单就办管弦乐团所必需的打击乐器，因为“独奏”无聊，不能自娱，声音太响易招邻居讨厌，而无人拥有。也就缺少能打在点上的专家。

这个世界上，有些事还真是可遇不可求。专门找人才，未必知道在哪儿，不刻意去求，反而会碰上。丁团长一直想着让队伍走出去，参与一些大的演出，让博华有更多的实战机会，以提高整体实力。得知圣地亚哥市将举办大型文艺活动，他就让王俊托人去找晚会的总导演张小南要求插演节目。张小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去观看评估。这一看，给博华带来喜讯，不但他自己被拉下水，成了博华的特邀独奏演员。还主动当伯乐，引荐了曾在民乐团担任过指挥的刘连祥入伙。他的到来，犹如刘备没三顾茅庐就请到诸葛亮，让丁团长凭空就如获至宝。刘连祥加入乐团半年以后，接过了乐团的指挥棒，开始乐团组织正规化的工作。同时在乐团开始了音乐基础理论，美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讲课辅导和正规训练。很快就将团员们从中学程度带到大学水平，使博华跨入了一个新领域。随后，又有身怀绝技的人陆续加盟，新老团员融汇在一起，使博华人才荟萃，实力大增。在博华，入团不分先后，革命不分早晚，无需PK，不排座次，许多来的早，资格老的团员，自愿当绿叶衬托这些入团晚水平高的鲜花。这些精英，各有各的强项，各有各的高招。尤其是，优秀演奏员王蔚屏，刘斌和张现新，他们三人的共同特点是都有高超的技艺、音乐修养和演奏水平。除了都保持了极高的排练出勤率外，还要参与博华的艺术委员会的工作，为博华的组织和艺术建设出谋划策。如今团员已有四十多人，一跃成为具有中型规模的管弦乐团。每次演出都会获得热烈掌声，都会有观众索要联系方式，要给孩子报名找老师。

其实，在圣地亚哥有丁品这种组建乐团想法的人不少。有这样能力和实力的人也很多。丁品的可贵就在于说干就干，不怕困难，一坚持就是八年。他的另一个长处是能把比他强的人才吸引过来，甘洒汗水献春秋，为博华出谋，出力。他的人品还表现在许多方面：一是与之共同创建乐团的七个人，除两人因工作调动到外州，无法参与活动外，其余的五人：他们夫妇，刘斌夫妇和胡颂雷

八年来仍在团里。二是在乐团没有中国人圈中普遍存在的张长李短的闲话传播。三是对人对事心胸宽阔。有一小单位，与团里定了要演出，后来，她自己变卦，却找借口说嫌演出水平不高。听到这些，外人打抱不平，丁团长却一笑置之不理。大家普遍认为，在博华，心灵能得到净化。变的爱心多了，幸福感多了，生活更有情趣了。我觉的与博华人在一起，我至少能多活三十岁，甚至会更多。

不要以为丁团长夫妇愿意干这 " 闲事 " ，是因为家有保姆，吃饱了撑的才这么干。事实上，他是个有名的孝子，上有八十多岁，不能自理的母亲需要服伺，下有上中学的孩子需要照看。每天都是三忙。忙工作，忙家务，忙博华的事。每次演出更象是打发女儿出嫁，畏恐哪儿出丑显眼。尤其是去年更是陷入百忙之中，忙网站建设；忙申请非营利组织，忙着组织各种演出活动，忙着应付社交活动，忙着处理团外的复杂关系。一切事情皆任劳任怨，从无怨言；同时还要和大家一起练习排练，组织初学者到家里练琴...他几乎把所有的业余时间和心思都放到了博华乐团的建設上了。他当的这个官，没有 " 油水 " 可捞，没有发号施令，有的只是牺牲-----牺牲自己的时间，精力和金钱。

在美国，人们说，到小公司找人，坐着的是员工，干杂活的是老板。其它公司怎样我不知道，可在博华确实是这样。领导就是服务已不是口号，而是真实的写照。需要补充购置打击乐器，需要添置高椅子，需要指挥台，需要锣鼓架子，事无论大小，从预算，到筹钱，从购买到运送，从操心到实施，都得以他为主劳做去干。他们夫妇俩常年为乐团排练或演出搬运器材即是一例。跟着这样的领导，就是让我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去演，我也会不畏艰难，象奔赴抗日前线的勇士一样，扛起二胡就出发！